



KEY·可以文化

这是一册速写簿，虽然线条潦草，
却可视作狄俄尼索斯的六种侧影。

意大利 ■ 古典文明与文艺复兴

波兰 ■ 罗马天主教文明

塞尔维亚 ■ 东正教文明

英国 ■ 新教文明

阿根廷 ■ 欧洲文明的“新世界”

瑞士 ■ “上帝死了”之后，以达达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

贯穿这些文明类型的，是源自希腊时期的酒神精神。

追上酒神的步伐，从古典世界到现代社会，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从乌托邦到异托邦，从绝对时间到相对时间，观察多种文化样式如何经由戏剧、艺术、文学、音乐和电影构建出值得依托的现实，那些更好的，可能的现实。

上架建议：旅行 文学

ISBN 978-7-5339-4924-2

9 787533 949242 >

定价：58.00元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DIONYSUS



与酒神同行

韩博 -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酒神同行 / 韩博著.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339-4924-2

I. ①与… II. ①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0256号

策划统筹：曹元勇

责任编辑：周语

特约编辑：文彬

封面设计：朱云雁

责任印制：吴春娟

与酒神同行

韩博 著

出版发行：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20mm×1300mm 1/32

字数：170千字

印张：8.75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4924-2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001 | 狄俄尼索斯的六种侧影

005 | 意大利饮食之诗

075 | 波兰的十三月

113 | 通往库斯图里卡之路

173 | 眼波摇尾献媚的莎士比亚

203 | 新世界的旧舞步

237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达达们团结起来到明天！



狄俄尼索斯¹的六种侧影

韩博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文明更是如此。

起源于地中海的希腊－罗马文明，本身即是一种亚非欧三块大陆交汇形成的早期复合文明类型。而希腊－罗马文明又影响了日后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我在多年的旅途中，拣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六个目的地，它们的现世文化都是多元而复杂的，但不难看出各自的文明底色，那些底色就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湿绘壁画——白色的基底能够为任何画面带来光亮之感，无论在上面敷设何种色彩。

我倾向于依照这样的顺序将六个目的地排列在一本书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倾向于依照这样的文明底色来谈论它们：意大利（古典文明与文艺复兴）、波兰（罗马天主教文明）、塞尔维亚（东正教文明）、英国（新教文明）、阿根廷（欧洲文明的“新世界”）、瑞士（“上帝死了”之后，以达达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虽然每个目的地底色不同，但它们彼此之间绝非孤岛，而是互有影响或依傍——这才是最耐人寻味之处。1980年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经说道：“许多欧洲国家的居民直到20世纪中叶才痛苦地意识到，复杂而

1. 编者注：本书希腊诸神译名，除特殊情况外，均采用希腊系统，依据为鲁刚《希腊罗马神话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又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对他们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影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的全球历史已经证实，那些哲学著作根本无法与基本的文明类型相抗衡，“以那些美丽的普遍性理念的名义杀人”，不仅属于普遍人性的反面，而且毕竟属于柏拉图洞穴中的火烛之影。

我沿着贯穿这些文明类型的脊线行走，那就是源自希腊时期的酒神精神。酒神即狄俄尼索斯，希腊戏剧便发端于祭祀狄俄尼索斯的公共庆典。狄俄尼索斯乃宙斯与情人塞默勒之子，生于忒拜，母亲故去之后，由牧神潘的儿子塞勒诺斯在森林中抚养长大。依据先于基督教的古典世界的阐释，狄俄尼索斯是大地女神德墨忒耳的补充，他赐予了人类粮食作物之外的水果，尤其是葡萄，他不仅种植葡萄，还传播美酒——获取自葡萄的琼浆，他试图为人类带来无忧无虑的生活。狄俄尼索斯每到一处即建立城邦，宣扬温和的道德，唤醒艺术的热情，他因此而被尊为缪斯的朋友与先驱，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人类文明的“栽培”者。希腊拥有众多以狄俄尼索斯为主题的节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3月举办的大狄俄尼索斯节或城邦狄俄尼索斯节，活动的尾声便是大型戏剧演出，新近创作的悲剧和喜剧都会被搬上舞台。罗马人沿袭这一传统，只不过酒神的名字成了巴克斯，庆典活动更加突出纵欲狂欢的气质——费德里科·费里尼或丁度·巴拉斯的电影可以提供若干想象。

希腊-罗马时代结束之后，酒神精神却取得更为广泛的领地，作为普遍存在的文化驱动力而继续前行。我试图追上酒神的步伐，从古典世界到现代社会，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从乌托邦到异托邦，从绝对时间到相对时间，观察多种文化样式如何经由戏剧、艺术、文学、音乐和电影

构建出值得依托的现实，那些更好的，可能的现实。这是我随身携带的一册速写簿，虽然线条潦草，但可视作狄俄尼索斯的六种侧影。

因为一再远行，本书的最终完成，离不开诸多友人的热情相助，在此一并致谢。其中，意大利葡萄酒专家叶文先生与我一起规划了前往古典世界与文艺复兴世界的线路，并提供了极为优美的意大利语人名与地名翻译；著名的旅行编辑方园女士帮助我策划并落实了前往波兰与阿根廷的行程；波兰旅游局的刑玳琪女士提供具体支持；波兰汉学家Michał Maj则试图完善那些拗口的译名；阿根廷驻上海总领事馆的Javier De Cicco先生与吴娴敏女士不仅提供签证支持，更赠送大量文学与旅行资料；塞尔维亚旅游局的李蔚女士与Aneta Uskokovic女士帮助我实现了巴尔干半岛之旅；我的多次英国之行也离不开英国旅游局钱岗先生与马倩倩女士、英国维珍航空公司邱婷婷女士与傅霜露女士、朗廷集团孙炎女士的支持；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张慧颖女士与瑞士旅游局的高鹂莹女士更是长期合作伙伴，她们为我的多次瑞士之行提供支持，我曾在她们的帮助下出版一本德语区与意大利语区游记，而这次则是贯穿三座历史文化城市的达达主义百年之行。此外，更要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曹元勇先生的出版策划，以及胡远行先生与朱云雁女士的具体建议，辛晓钟先生则奋力从我崩溃的电脑中挽救出了这部书稿，而当我需要一个信达雅的英文书名的时候，美国诗人与翻译家顾爱玲（Eleanor Goodman）提供了一种最好的选择。也许这就是狄俄尼索斯的力量，将不愿成为孤岛的我们联结在一起。



国王酒庄



米兰



意大利饮食之诗



佛罗伦萨

大地女神的允诺

柏拉图的选择

狄俄尼索斯的剧场

罗马帝国后遗症

司汤达综合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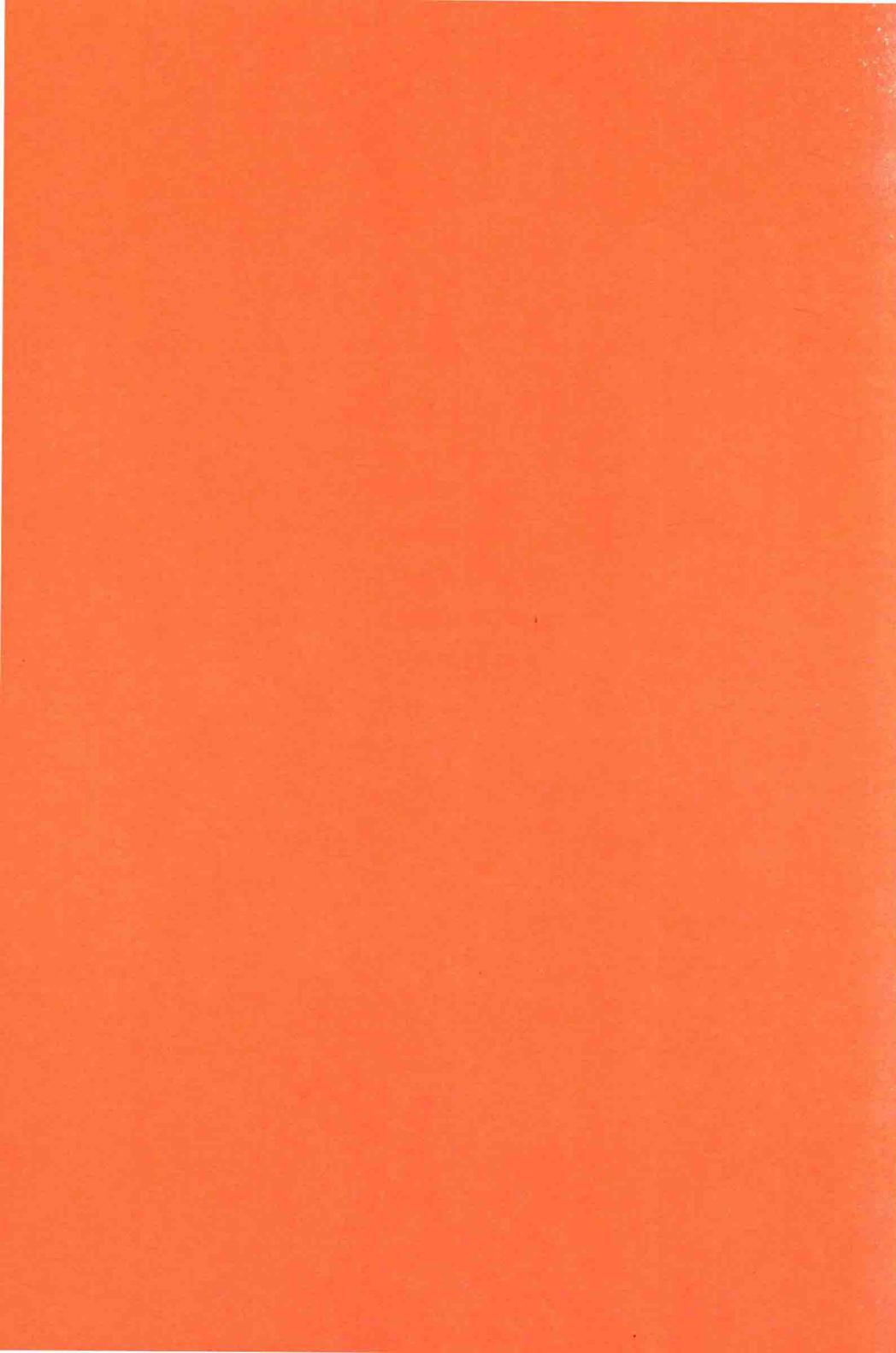


陶尔米纳



拉古萨

叙拉古



大地女神的允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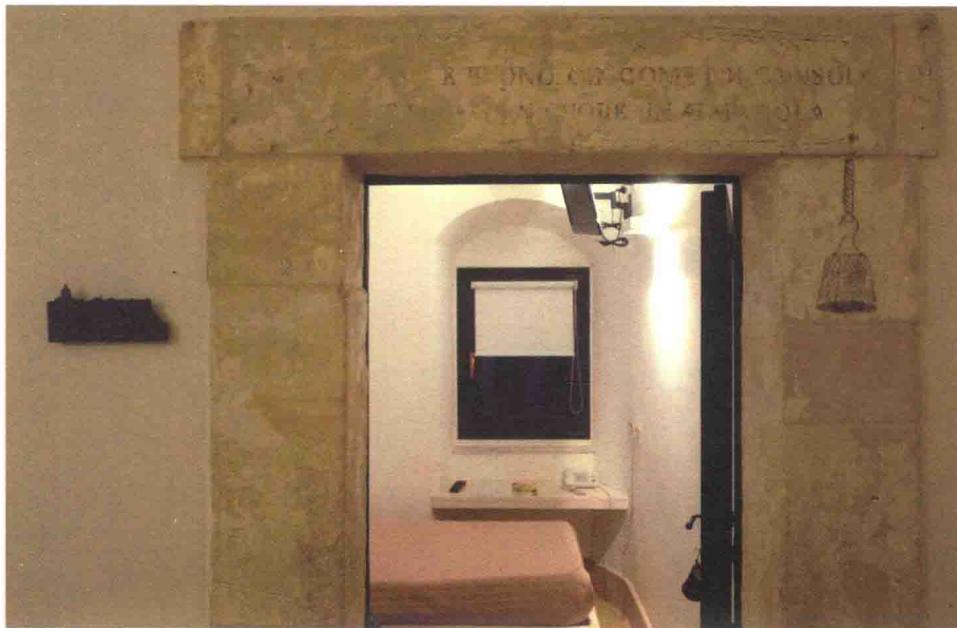
“我只是上帝的仆人。”每日清晨播放《格里高利圣咏》的佩佩·巴罗内（Peppe Barone）淡然一笑。

他的办公室只有区区数平方米，却是整座酒店的情感母亲，隐秘存在的神圣哺育场所：我不知道那究竟是5点还是6点，我正梦着俗世，葡萄酒浸醉的俗世，他已敞开办公室的小门，启动电脑，接通音响，按下播放键——拉丁文的人声吟唱飘逸而出，仿佛超脱肃穆的一团薄云，涌入走廊，率性恣游，化作几道无伴奏的微风，分别拐向他处，或是直行，或是迂进，或是升腾，或是潜涌，各自上楼又下楼，紧贴石壁，遁入门隙，打量且盘踞一间又一间与佩佩·巴罗内的演播室同样局促的客房，抚弄更撩拨一只又一只轮廓虚张肤彩各异未及复苏的耳朵：醒一醒吧，“上天”未空，尼采不在，伽利略今天不来了。

圣咏悠荡，一如意大利母性的臂弯。撩拨虽是朴素节制，徐缓震动的耳鼓终究还是喝令眼皮睁开：看一看吧，紧抱马头的尼采究竟在还是不在。我跌出梦境，大吃一惊，眼前灰褐斑驳的壁画残片让我不知身在何处，仿佛坠入戏中有戏的另一桩梦境。直至我将视线剥离墙头，剥离壁画下方久已封存的石窗，缓缓移向不远处一线崭新的玻璃窄窗，以及窗下那一块因地制宜的短促搁板，我发现了一把钥匙，它的尾部坠有一只咖啡杯造型的饰物，仿佛一件旅游纪念品——噢，谢天谢地，我依然躺在花哨而琐屑的21世纪。

如果时光逆行400年，无论这间客房，还是佩佩·巴罗内的办公室，40处狭窄的室内空间都是卡布奇尼修会所属修道院的宿舍。卡布奇尼？这个名字如此耳熟。没错，我知道你想到了什么，就是它。前一天夜里，当我穿过整座盘旋而上的山城，落宿于悬崖边的此地，拉古萨古修院（Antico Convento di Ragusa），接过前台递来的这把钥匙，已经好奇地问起修会与咖啡之间的故事。我得到两个版本的回答：其一，正是卡布奇尼修会创造出卡布奇诺咖啡，蒸汽泡沫牛奶与特浓咖啡混搭的意大利经典饮品；其二，卡布奇诺咖啡并非由卡布奇尼修会创造，却因其颜色搭配酷肖卡布奇尼修士的造型而得名——深褐色外衣加覆一条头巾。

我被《格里高利圣咏》唤醒一小时后，结识了佩佩·巴罗内。他带着我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四处拣选尼采或伽利略的影响微乎其微的场景。我们从镶嵌着1612年制造的厚重木门并铺设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方砖的修士图书馆，拐入曾经用来悬挂且风干修士尸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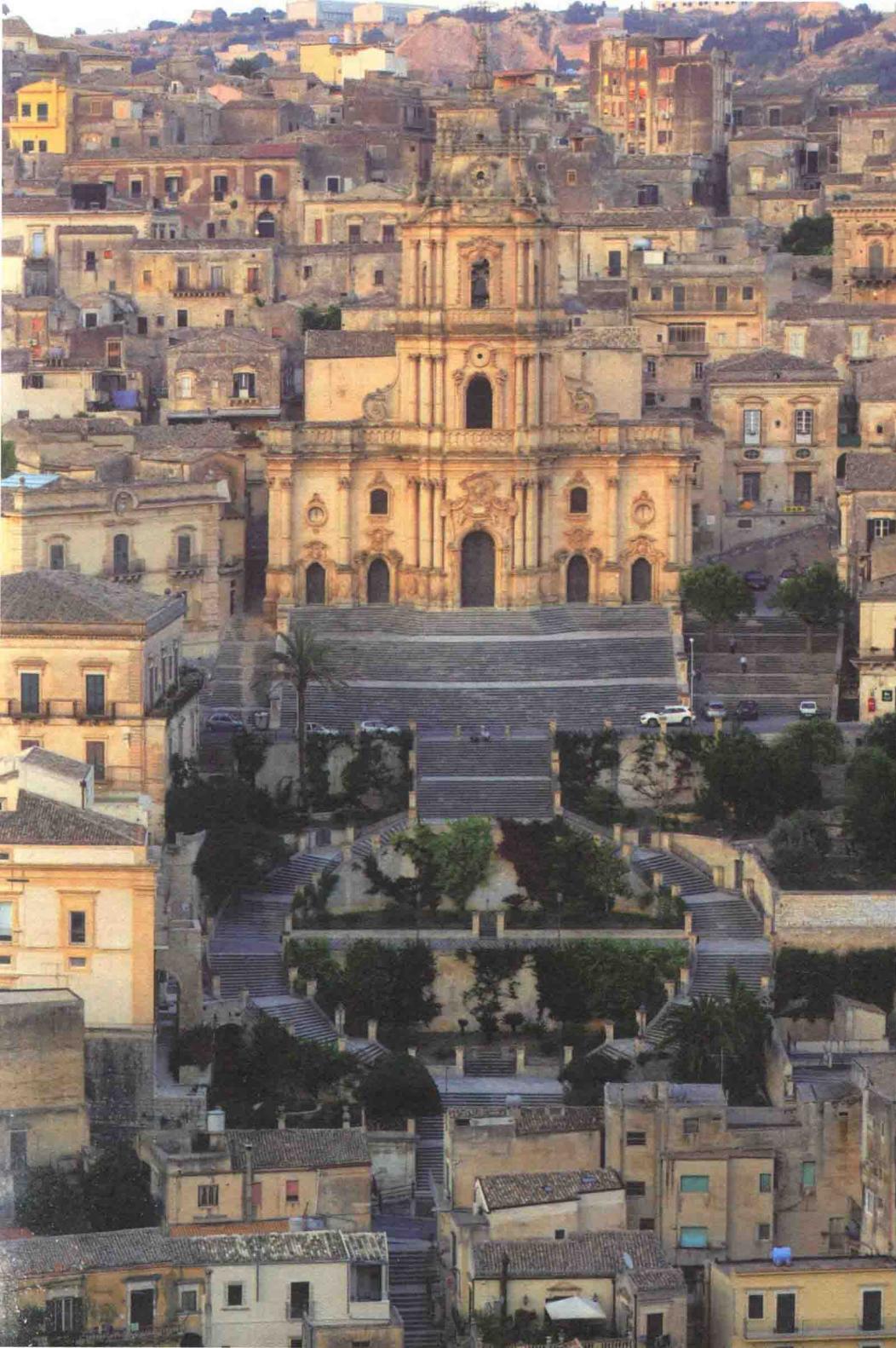
如果时光逆行400年，这个房间是意大利西西里卡布奇尼修会所属修道院的僧侣宿舍。而今天，它转身成为被称作“拉古萨古修院”的一家酒店，依然由“上帝的仆人”谦卑地管理。

壁龛成排的地下室，而后回到彩色湿壁画映衬水果、奶酪、火腿与蛋糕的餐厅，以及簇拥大大小小三座教堂的鲜艳欲滴、浓翠高举的花园，乃至崖边那一处颇为隐蔽的俯瞰山间谷地的草地庭院……当我问起，他是不是这里的拥有者或管理者，佩佩·巴罗内谦卑地道出本篇开头的言辞。这句饱含敬畏的话语，以及整个早上触目所见的一切，都使得坐拥卡布奇尼修会的拉古萨（Ragusa）——意大利西西

里岛东南伊布拉(Ibla)地区的山间古城——仿佛依然停滞于17世纪的微风之中。

微风起于内心或是不远处的地中海。后者不仅是环绕西西里的地理存在，更是西方古典文明之摇篮。亚非欧三块大陆的影响在摇篮中交汇碰撞，迦太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曾借由这座好似地中海心脏的第一大岛，生发出令后世惊叹的高度文明形态；而中世纪的撒拉逊人和诺曼底人，乃至19世纪中期才从这里撤离的西班牙王朝，更使得西西里的语言、饮食、艺术、建筑与风俗呈现出一种社交网络式先堆砌后融合的状态。其结果，便是不同源流的文化样式不舍昼夜地彼此竞技，相与借鉴，一如出生于西西里没落贵族家庭的著名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所说：“我们承载优良和复合的文明的重担超过二十五个世纪。”然而，兰佩杜萨的名篇《豹》却是一曲挽歌，他认为1860年前后的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高贵的历史时代。可是，当我信步于这座古城，西西里人对于壮观华美体验的狂烈激情依然历历在目，比如山腰间那些久经日晒而褪变为夕光色的白石灰屋舍起伏有致的汪洋，比如汪洋托浮出一座远比山峰还要专横的巴洛克大教堂，比如大教堂左近露天餐桌上一支味道永远变化多端永远令人捉摸不透的白葡萄酒，比如酒后例行一杯视觉风格丝毫不逊色于乔治·阿玛尼时装剪裁的卡布奇诺咖啡……

卡布奇诺与卡布奇尼的故事，无论哪一个版本，诉说的都是地中海乃至欧洲的生活方式与宗教之间的基本关系，亦即天地生养、



人类塑造的饮食如何成为一场普遍存在的与主流意识之间的互动。尼采尚未去神圣化地喊出“上帝死了”之时，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主食小麦被严厉地阐释为信仰的结果——“请赐予我们每日所需的面包”；葡萄则被视为由诺亚这位据说活了950岁，“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的人类代表首次种植，葡萄酒更在日后启发出圣杯制度……如果追溯得更早，直至基督教问世之前的古典世界，西西里出产的食物与希腊诸神的关系，简直就是好莱坞B级片情节的翻版——当然，其实它才是原版，无论悲剧还是喜剧。依据希腊诗人的描绘，古典的神灵与人性相去未远，大多并不完美，轻浮而放肆，集神圣、野蛮与恐怖为一体，他们彼此纠葛，相互憎恨，冤冤相报循环不休——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一克塞诺芬尼甚至因此而对诗人表示不满：“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一切羞耻和不光彩的行为都给了神祇：盗窃、通奸、欺诈。”（甘阳译卡希尔著《人论》，上海译文）但克塞诺芬尼无法更改诗人写下的神谱，日后对诗人表达出更强烈的道德批判，甚至要将其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也做不到这一点。在古典神话的言说体系中，人类向大地索取的收获，取决于神性的缺陷导致的下界命运的不确定性。荷马与赫西俄德的晚辈，另一位诗人，英国人威廉·莎士比亚——他也是不插电的早期B级片的编剧——远在拉古萨的巴洛克大教堂尚未竖起之时，借助《冬天的故事》中一位贵族角色之口，发送出推特文体的地中海风土与宗教状况考察报告：“气候宜人，空气甜美，岛上土地肥沃，神庙远胜人们对它的赞美。”这句台词虽然并非描述西西里，而是